

【台湾】诸葛青云
武侠小说大系

梅花血



湖南文艺出版社

梅花血

〔湘〕新登字 002 号

梅花血

诸葛青云 著

责任编辑：朱树成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5 插页：6

字数：58.4 千字 印数：20001—25000

ISBN7—5404—1116—3

I·898 全套〈上中下〉定价：32.8 元

厂址：长沙县高桥镇 邮编：410145

细将风教入章回

诸葛云

从小跟随家长，足迹流转国内。就学于北平、上海等地时，便嗜读“武侠小说”成痴，还珠的“蜀山”、“青城”，朱贞木的“罗刹夫人”、“七杀碑”，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赵焕亭的“洪扬豪侠传”，王度庐的“鹤惊昆仑”等名著，都看得我神游其中，废寝忘食，甚至掩卷都能背诵！

等到了台湾，大学毕业，充任公务员时，因欲寻找副业，弥补微薄薪资，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仗国学修养、地理知识，暨腹中“武侠存货”，试为“侠稗”写作，冀能“煮字疗饥”！

有意栽花，花多难发；无心插柳，柳竟成荫？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略助浇裹的“副业”，竟成为谬获众嗜、欲罢不能、无法甩脱的“专业”，成为“相当累”，但也“相当有趣”，多交了海内外无数“知音朋友”的专门“爬格子动物”！

星、马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通报”、“新明日报”，泰国的“星暹”、“京华”，香港的“成报”、“快报”、“新报”、“星岛”、“工商”、“华侨”，日本、韩国以及菲、美的“侨报”，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同时都有“连载”。我几乎日撰万言，要写十个长篇以上，才略堪应付！这一篇，正在卿卿我我，妾意郎情；那一篇，却剑底飞魂，刀头舔血，情绪要不停转变，汗水要不停滴落，手脑要不停劳动思索。这工作，有“荣誉感”，也有“空虚感”！换言之，这种“消耗心力，娱乐

别人”的“特殊职业”，是乐事，也是“苦事”!!!

同文中，着实有几位老友，都是“超超好手”！金庸的“深厚学识”，古龙的“新颖才华”，卧龙生的“沉美笔力”，高阳的“丰特史眼”，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深愿“尊之为师”、“敬之为友”的！

可惜，金庸住得远，港台非迹，海天相隔，致疏亲近；古龙和高阳，又谪期已满，先弃“红尘”；只有一位“卧龙生”（牛鹤亭兄），和我彼此所居，近才数里，可以常相往还。说也有趣，“诸葛”、“卧龙”，关系本妙，一个是“出山之龙”，一个是“在山之龙”，只不知两岸的“出版社”与“读者”中，有没有肯“三顾茅庐”，赏我们饭吃，要我们“六出岐山”，“七擒孟获”，为他“鞠躬尽瘁”而已？

卧龙生迁移新居，写副“对联”，送他补壁，彼此的关系、成就，以及抱负，于其中略见端倪，录供知音一掬!!!

“铸侠骨，状奇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各有声华惊海宇！

振黄魂，扶正气，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细将风教入章回！”

目 录

第一章	雪岭惊魂	(1)
第二章	无垢玉女	(19)
第三章	酒肆风云	(39)
第四章	飞来艳福	(60)
第五章	黑龙斗双凶	(74)
第六章	勾心斗角	(93)
第七章	胜地烽烟	(107)
第八章	最佳线索	(130)
第九章	共商大计	(143)
第十章	另得隐秘	(160)
第十一章	冤家路狭	(176)
第十二章	机锋难点不悟人	(191)
第十三章	深山秘谷	(209)
第十四章	脂粉情魔	(222)
第十五章	细究根由	(236)
第十六章	霸王留客	(248)
第十七章	庐山面目	(260)

第十八章	奇峰突起	(271)
第十九章	横生阻拦	(287)
第二十章	醉客又现	(300)
第二十一章	一片诚心	(312)
第二十二章	香饵金钩	(325)
第二十三章	吞钩蹈网	(337)
第二十四章	话中套话	(353)
第二十五章	故弄玄虚	(365)
第二十六章	鬼见愁	(380)
第二十七章	螳螂捕蝉	(394)
第二十八章	面对大敌	(411)
第二十九章	毒计惊人	(428)
第三十章	巧遇神偷	(442)
第三十一章	冤家对面	(457)
第三十二章	失之交臂	(473)
第三十三章	欲将巧技乞神偷	(488)
第三十四章	万魔之魔	(505)
第三十五章	投鼠忌器	(522)
第三十六章	秣陵龙现	(530)
第三十七章	罗刹鬼姬	(544)
第三十八章	玄天石府	(559)
第三十九章	夺魄之宫	(575)
第四十章	阎王令	(591)
第四十一章	魑魅博人	(603)
第四十二章	各个击破	(620)

第四十三章	密室救美	(634)
第四十四章	尔虞我诈	(649)
第四十五章	困穷匕见	(663)
第四十六章	石白湖边	(667)
第四十七章	驱虎拒狼	(691)
第四十八章	请君入瓮	(706)
第四十九章	又是一鼎	(719)
第五十章	求借居停	(734)
第五十一章	宝讯纷传	(747)
第五十二章	群雄锻羽	(761)

第一章 雪岭惊魂

“寒枝病叶，惊定痴魂结，小管吹香愁叠叠，写遍残山胜水，都是春风杜鹃血！自离别，清游更消歇，忍重唱旧明月，怕伤心，又惹啼莺说，十里平山，梦中曾去，惟有桃花似雪！”

这阕词儿，曾写在拙著《一剑光寒十四州》的开端，由于末句“桃花似雪”四字，引出五十万言侠艳离奇的可歌可泣故事！

如今，又把这阕词写出，是为了本篇的篇名叫做《梅花血》！“桃花”既然能够似“雪”，“梅花”又为何不能似“血”？

何况，一个个的英雄儿女，一场场的剑影刀光是由“梅花”与“雪”而起。

腊尽春回，正是挟带寒意的春风，吹绽了无数梅蕊的当儿！

但“梅花岭”前的一片旷野，却仍笼罩于银白色的积雪之下

雪原甚广，一望无垠，极目处的一丝黑线，是这片雪原与天边彤云的相接所在。

蓦然，在这雪云相接的遥远之处，出现了一个蠕蠕移动的小小黑点。

渐渐地，近了！那是一人一骑，在迷濛中向着梅花岭缓缓行

进。

马，是匹罕见龙种，通体漆黑发亮，不带一根杂毛，昂首竖耳，铁蹄起落，鼻孔里，不住喷冒着白气，显得神骏异常！

马上的人儿，也是一身俱黑，魁伟的身躯，紧裹在一袭漆黑的狐裘里；一顶宽沿风帽，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大半个脸，但并未遮住那颌下微髭虬髯。

马如神龙，人儿自然也不差，虽然看不见他的貌，但由他那胯下坐骑，魁伟身材，一身俱墨的高贵装束和鞍边长剑，已可知此人必然不凡，更何况由那袭狐裘之内，还隐隐透着逼人英气！

黑白相映成趣，而且分外刺眼，在这积雪笼罩，一望无垠的旷野里，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人一骑，看上去，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四只漆黑的铁蹄，踏着厚厚的白雪，缓缓向梅花岭脚下走去！由那云雪相接处至此，雪地上，留下了一行宛然蹄痕……。

转过一处山坳里，黑衣骑士不由控缰，帽沿隐隐遮住的暗影里，突然射出两道比电还亮的冷芒，直逼前途！

山坳里稀疏的几株吐蕊寒梅。在那几株稀疏的吐蕊寒梅之后，紧靠山脚，却有着一座竹篱围绕的几间茅屋，两扇柴扉紧紧地关闭着。

由黑衣骑士立身处望去，仅见那一道竹篱之后，围绕着几间积着雪的屋顶，别的再也看不到什么。

雪压寒梅已属美极，竹篱茅屋倍添幽雅，更何况那几株吐蕊寒梅之前，尚有一湾横跨积雪朱桥，方自解冻的溪水。

梅须让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红梅寒艳，粉玉白雪，料峭春寒里，暗香浮动，竹篱茅屋中，幽雅宜人，加上朱桥积雪，溪水流冰，这情景，称得上人间仙境，世外桃源，一片宁静，不带半点尘世烟火味！

怎能怪黑衣骑士控缰停马，目射奇光？

看来他是个风雅之士。

不，他正触景生情，回忆着一连串的往事；那该是每年一次，是此地，但非此刻，比此刻还早几日的往事。

“哈！记得上次我来时，小琪儿不过十岁，但他人小鬼大，由篱笆缝里给我这做叔叔的送个见面礼，一团雪球，这小顽皮，可爱极了，五年没来，小琪儿该十五岁了……。”

“往常，每年都来此过年，大嫂那一手好手艺，……唉！想想就令人垂涎三尺，食指大动。每年除夕，拜兄这一家三口非等着我到来，绝不举箸。唉！让他们空等五个年头，若非自己满身江湖琐事，谁不想回到这么一个家，享尽人间温暖，洗却一身风尘……”

“拜兄真是好福气，封刀退隐，永脱江湖，远离恩怨，筑庐于这人间仙境，世外桃源，伉俪情深，老而弥坚，小琪儿承欢膝下，又是那么可爱，世间至乐，莫过此，还有什么好求的？”

“自己孑然一身，孤剑单骑，萍飘江湖，常年不离恩怨厮杀，有时想想所为何来？人生百年，一刹那间……所幸还有这一个等于自己的家，可以歇歇脚……。”

“哈！我今儿个是怎么了？豪气岂可低落，壮志岂可消沉！走，五个年头后的今天又错过了除夕，他们恐怕再也想不到我还会来，让他们惊喜去，哈。”

又是一声轻笑，抖缰催马，坐骑轻翻四蹄，又自踏雪行进。

黑衣骑士神情无限欢愉，鞍上低声吟哦：

一夜北风寒，

万里彤云厚；

长空雪乱飘，

改尽江山旧。

仰面观太虚，
疑是玉龙斗；
片片鳞甲飞，
顷刻遍宇宙。
骑驴……

吟声至此，骏马恰好驰上积雪朱桥，他却轻笑一声，倏然改口：

“‘独叹梅花瘦’倒是应景儿，只是这‘骑驴过小桥’如今却显不适，我这小龙儿是马非驴，若之奈何？”

一阵冷香随着料峭春风吹送过来，他仰起头来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陶醉已极地低低叹道：“冰肌玉骨，寒艳如仙，让雪三分白，赢雪一段香，委实丝毫不差！”

语声甫落，转注那十丈外茅屋竹篱及紧闭的两扇柴扉，突然纵声大笑，笑声激扬，枝头积雪为之扑簌飞堕！

“花落家童未扫，马嘶山客犹眠。日上三竿，贵宾莅降，你等还不扫径开门揖客么？”

在他意料中，主人夫妇必定齐声欢笑，虽然未必亲迎，但那小琪儿必然是满面惊喜，等不及开门，便即翻篱飞扑马前。

那知大谬不然，不但未如意料，话声落后半响，茅屋内仍然一片寂静，半点动静也没有。

黑衣骑士微微一愕，随即纵声大笑：“小琪儿，莫非你暗中捣鬼，又要来什么见面礼么？免了吧，你燕叔叔消受不起！”

按说，这回总该有个动静，却不料话声落后，仍是一片寂然，只有那屋头和枝头的积雪，偶而在寒风中飘落几片。

他禁不住又是一愕，心想：莫非我拜兄已自举家他迁，抑或是踏雪香海，青梅煮酒，尚未归来……哦……。

继而一想，又觉不对，这人间仙境，举世难寻，正是这对神

仙眷属多年希求之处，拜兄绝不会轻易他迁。

若说老少三口踏雪香海，青梅煮酒；尚未归来，这对伉俪本个中雅人，但香海近在岭侧，这一家三口早该为自己适才所发两次大笑引来，怎的如今不见踪影？

正自猜疑不定，百思莫解，沉吟中，突然瞥见一只雪狐窜篱而出，无限惊恐地飞遁而去，长嚎中犹紧衔一宗腊黄物体不放。

黑衣骑士目力如电，就在这一瞥之中，他已将那宗腊黄物体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只残断儿臂！

黑衣人心神大震，魁伟身躯突然离鞍腾起，疾如一道黑光，直射篱内。身未落地，一幕惨绝人寰的景象已自呈现目前，只看得他脑中轰然一声，顿时呆住，险些昏厥雪地中。

茅屋，两扇门儿敞开，门内厅堂中仍是充满了除夕气氛，但地上却倒卧着两男一女，二老一少，三具尸体：

一位须发已霜的灰袍老者！

一位衣衫朴素的老妇人！

一个身著锦服的俊美幼童！

可不正是他那拜兄伉俪及唯一爱子“小琪儿”？

灰袍老者眼珠已自不见，只剩下两个血窟窿，四肢齐肘、齐膝，俱已断去，但那双手臂与小腿却不见踪影！

老妇人虽然四肢、五官完整，但胸前却呈现一个拇指大小的血洞。

唯有着锦服幼童尸身完整，但也被适才雪狐衔去一臂！

死状奇惨，血流遍地，但都已凝固，且色呈紫色，分明遇害已非一日。

一刹那间，这堪称人间仙境、世外桃源的雪里朱桥冷梅，竹篱茅屋，已成为人间地狱、罗刹屠场，先前予人的那份幽静之美，已一扫净尽，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悲惨，无限凄凉。

“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良久，良久，黑衣骑士方始定过神来，突然凄声悲呼，魁伟身形飞扑入屋，抚尸痛哭，声似巫山啼猿。令人闻之心碎肠断。

这世上唯一的一个家，仅有的亲人，情逾手足骨肉的拜兄老少三口，突然悉数遇害，人间温暖，从此长辞，以一个终年萍飘四海，浪迹天涯，万里归来的他来说，怎不悲愤填膺，伤心欲绝？

如此，也就难怪这位叱咤风云，气吞河岳，豪情万丈的铁铮铮男儿，泪如泉涌，声似猿啼了！

哭声由高而低，渐渐地声嘶力竭，变为饮泣。

渐渐地，泪尽血出，地下三人的衣衫之上，已自鲜血点点。

良久，黑衣骑士方自收泪站起，猝遭巨变，身心重创之余，这位黑衣骑士已失却往日英风豪气，那魁伟身躯也似支持不住，而微微地晃了几晃。

他凝视地上老少三具尸体片刻，然后，将含泪目光环顾室内，供奉神位的长几上，两支红烛，疏泪遍流，香烬满炉。

这显示老少三口遇害之期，是在除夕以后，而且很可能在除夕当时；家家户户正自围炉谈笑，其乐融融，备享天伦之乐的当儿，遭了毒手！

自己若早到数日，像五年前的每一个岁末一般，赶来过年，拜兄这老少三人，何至遇害！

然而，悔之晚矣，恨已铸成！

虽然他竭尽目力，仔细察看，希望能找到一点行凶人所遗马迹蛛丝，但是片刻过后，他竟失望了，行凶之人手法高明已极，未落丝毫痕迹。

再说拜兄伉俪身手已列一流，尚未能幸免，足见行凶人功力甚高，不要说不会在雪地上留下足迹，纵有足迹，也被连天鹅毛大雪给掩盖得无踪无影。

束手无策之余，不由又将目光转向地上三具老少尸体。

望着，望着，不禁又悲从中来，心中一酸，方欲堕泪，突然一物入目，看得他心头狂跳，忙自忍泪蹲下。

老妇人，也就是他那老嫂的右手，紧握着几根似丝如绢，色呈五彩，细如人发之物，不是他再次凝目，绝难发现。

这很可能是那行凶人所留，但他取到手中审视再三，却想不出这是何物！

既然有此发现，已自渺茫的希望重新升起，望着老妇人尸身，暗一咬牙默祷一声：“大嫂，恕小弟渎冒！”

伸手将老妇人尸体翻转，胸前那拇指般血洞赫然直透背心，手指不能臻此，显然为某种兵刃所致。

但放眼宇内，使用这种形状兵刃的人，少说也有十几个，究竟是谁所为，他一时却也难以断定，同时人命关天，事非小可，也不能胡乱猜度。

心知除了怀中那几根细如人发，似丝似绢，色呈五彩之物以外，再难找到其他的任何蛛丝马迹。

呆了片刻，突然飘身出屋，由鞍边取下那柄长剑，行至几棵吐蕊寒梅间，略一审视，立刻运剑如电闪，雪泥横飞，就两株较大寒梅之间，挖了一个宽约四尺，长近八尺，深及丈许的大坑。

然后弃剑回返茅屋，抱出三具尸体，极恭敬的排置坑中，再运剑转瞬间已营成一坟。

埋葬完毕复呆呆望着那座隆起坟墓，带血泪水又自簌簌堕下，那满布微髭的双唇，一阵牵动地自语道：“大哥！大嫂！小琪！三位英灵有知，且请瞑目，燕小飞从此踏破铁鞋，寻遍宇内，誓报此仇。临行匆匆，只有将三位草草入土，三位知我，必能谅。容我日后手刃强敌，报血海深仇之后，再来焚香祭奠，择土安葬！”

“砰”地一声，跪倒雪地，颤抖着身子，恭恭敬敬的向坟头叩

首大拜，拜毕，飞身上马。

再望孤墓最后一眼，长剑回鞘，一声满含悲愤的龙吟长啸，直透长空，积雪纷堕。

啸声中，猛抖马缰，骏马长嘶，昂首翻蹄，飞驰而去，转眼间又成为白雪之中的一个黑点。

只剩下三尺孤墓，傍依寒梅，竹篱茅屋、朱桥小溪，已是无限凄凉，一片悲惨……。

马儿渐渐的缓了下来。马上的黑衣骑士燕小飞，也似脱力一般，低着头，躬着腰黯然失神地任凭坐骑缓慢行进。

回顾伤心断肠的梅花岭，已隐于一片迷濛中。

这条山道傍依武夷山下，往日里车马络绎，行人不绝，而如今在这白茫茫的雪地里，却只有伤心断肠、孤独冷清的他一个。

此刻看上去，和适才的神态之间，简直判若两人！

适才尚是叱咤风云，气吞河岳、英气逼人的神态。

现在，他却恍若大病初痊一般，英风尽扫，有气无力、无精打彩，神情中充满了哀怨悲愤、黯然和凄楚。

双手也懒得再复执辔驰骋，而是脱力般地置于鞍上，任凭那胯下神驹漫无目的地向前行进。

其实就是单凭那几根细如人发，似丝似绢，色呈五彩之物，在这辽阔宇内，茫茫人海，却叫他到何处去缉凶？的确有点近乎大海捞针，痴人说梦。

但事实上他也不能不由这唯一的线索上去追缉，虽然寻遍宇内踏破铁鞋，否则，他何以对长眠地下的拜兄拜嫂老少三口？

他知道这不是一件易事，但他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必有手刃顽凶，报仇雪恨的一天！

是哪一天，自不敢预卜，但总出不了他的有生之年！

如今，他只有耐着性子慢慢查访！

他觉得，应该从拜兄昔年的一些仇敌上着手，所以，猛眼看上去他是那么失神，那么呆滞，其实，他的脑海中正自深思着这件事，拜兄昔年的仇家，也自一个个的在他脑海里浮起……。

蓦地里，一阵急促的蹄声由背后传来，打断了他的汹涌思潮。

他听得出那是两匹快马，驰行极速，然而，他却没有心情回顾，只是微微的抖了抖缰绳，靠向了道旁。

刹那间，身后两匹快马，已似狂风般自他身旁飞掠而过，铁蹄卷起雪泥，溅得狐裘上污泥斑斑，但两匹快马上的骑士，竟然连头也未回一下，生似没事人儿般在疾驰而去。

黑衣骑士燕小飞胸中一口怒气正无处发泄，入目快马上两个腰系长剑的锦袍大汉，已自雪泥四溅地驰出十丈以外。

忍不住双眉挑处，突然淡淡地一声轻喝：“站住！”

声音不大，再加风儿急促，特别显得低微。

虽然如此，但听起来却震慑人心，因而业已驰出十丈外的两匹快马，倏然长嘶，一起直立飞旋，并即回头停下，但两位锦袍大汉，仍然稳坐马背之上，骑术之精湛，委实罕见。

二锦袍大汉方自拉转马缰，燕小飞已自单骑驰近。四道满含桀傲又复锐利的目光凝注燕小飞，居左的锦袍大汉则冷冷发话道：“朋友，你可是唤我二人？”

燕小飞目光微瞥，淡淡说道：“这条路上，除两位之外，还有别的人么？”

二锦袍大汉未予作答，互觑一眼，突然纵声大笑，眉宇间并洋溢着一片驽悍狂傲神色。

燕小飞看了他们一眼，待启唇发话，居左的锦袍大汉倏然止住狂笑，并侧顾同伴，扬眉说道：“老二，十余年来，这条大路之上，可有人敢对你我兄弟撒野？”

居左的锦袍大汉摇头答道：“没见过，但那不知死活的东西却